憲章錄

憲章錄卷第二十

洪熙元年乙巳至宣德元年丙午

仁宗昭皇帝洪熙元年春正月壬申朔　上御奉天殿朔羣臣命禮部鴻臚寺不作樂羣臣止行五拜三叩頭禮先是禮部尚書呂震請於上曰陛下初登大寶天下文武之臣及海外諸國皆來朝宜受賀作樂如大朝之儀不從次日震固請大學士楊士竒楊榮金幼孜黃淮進曰陛下言是上曰山陵甫畢事忍遽即吉朕明日亦不欲出震曰四方萬國之人遠朝新主皆欲一覲天顏固聖孝誠至亦宜勉徇下情上覽

士奇四人曰禮過矣對曰誠如聖諭必欲備禮
亦不宜備禮上從之故有是命　召楊士奇楊榮金
幼孜黃淮諭曰爲君以受直言爲賢爲臣以能直言
爲賢不受直言則過益增不能直言則忠不盡如昨
日朝會從震所請今悔何及賴卿等同心遂免此悔
自今卿等視朕行有未當但直言之毋以不從爲慮
各賜鈔一千貫文幣一襲　楊士奇黃淮俱奏辭尚
書一俸從之楊榮金幼孜亦各辭尚書一俸　上曰
卿等事皇考屢經危從勤勞多矣況皇考賓天遠在
塞外賴卿等盡力維持今與三俸豈爲過多榮等復

叩首請曰臣等祗事先帝莫非職分所當爲受此厚
祿實所不安上曰朕非有私所與三俸其勿固辭
建弘文閣於思善門外　上諭兵部尚書李慶等曰
馬資於國用甚大然嘗思之當與民同其利漢文景
時閭巷有馬千百爲羣盖民生樂業馬自蕃息先帝
嘗聽民間皆育馬然又急於官馬孳息以故民不暇
於其私唯寬恤之庶幾可望民安物阜今後民間畜
官馬者令二歲納駒一匹著爲令　勑禮部太常寺
今年正月十五日大祀天地神祇奉皇祖皇考配仍
著典章垂憲萬世　賜三公及兵部尚書天元玉曆

祥異賦　上初得此書以示侍臣曰天道人事未嘗
有二有感必應朕少侍太祖每教以愼修敬天朕未
嘗敢怠此書言簡理當左右輔臣亦宜知之遂命刊
布上親製序　罷給朝覲官牧馬初兵部尚書李慶
以畿内之民困於牧馬乃請令山東山西河南陝西
浙江江西湖廣七布政司及南北直隸府州縣文武
衙門每官一員給馬一匹乘坐就令牧馬其孳生准
民間例無者追陪都布按三司及衛所府州縣各衙
門正官給兒馬佐貳首領官給騍馬俱從太僕寺及
都司提督考較用寬畿内之民上命與羣臣議既而

慶復奏羣臣所議皆合遂下令榜示中外凡官員至
京者今兵部給馬時朝覲官在京已給者過半大學
士楊士奇密奏謂朝廷求賢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責
課與民同非貴賢戢貪之意請內批罷其事不報明
日又入對請罷上曰吾偶忘之當即批出不爽也時
陝西按察使陳智上章曰按察司官受太僕寺提督
牧馬是風憲受制於人上遂御思善門諭士奇曰內
批豈真忘邪念卿孤立恐爲衆所傷不欲因卿言而
罷耳今有名矣即出示智所上章命士奇據几草勅
止之已領馬者依洪武中欽給官員乘馬例不責其

生息有虧損者不責其償未領者悉止勿給復謂士
奇曰幾今令有不便惟容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
不足論也　勅平江伯陳瑄洪武中有令許運糧官
船內附載已物以資私用今後准此令官府無得阻
當　擢解禎期為中書舍人禎期前翰林學士縉之
從子縉坐事下獄籍其家產徙邊至是召還以禎期
嘗工書故擢用之　遣布政使周幹按察使胡槩參
政葉春巡行應天鎮常蘇松嘉湖杭八府察民利病
　二月　哈密遣人進硫黃上謂從前不聞哈密產
此物先帝時亦不曾有進虜中既有硫黃則制造火

器不患無人猝遇戰鬭亦湏有備勑大同宣府總兵
知之　改兵部右侍郎張信爲錦衣衛都指揮同知
子孫世襲信英國公張輔從兄也　上嘗問輔所親
輔以信對遂有是命　命國子祭酒胡儼爲太子賓
客仍兼祭酒致仕　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呂震劉
觀謂其賣直沽名令御史劾謙誣罔　上雖不聽而
心猶不懌命弋謙但坐司治事並不許朝參　陞前
光祿署丞權謹爲文華殿大學士謹居家事母孝有
司上其行驛召至京　上曰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
可任輔導遂超陞是職　上諭禮書呂震曰往年劉

傳從征交趾屠賊不屈而死禮官不言朕思婦人盡節於夫尚有旌典况大臣捐軀爲國可無褒恤其贈傳爲太子少傅諡節愍復嘆謂震曰忠臣之心皆欲立功報國不能成功則惟守義若身爲大臣惟阿順取容爲保祿固位之計國亦何賴　上以災異屢見而進言者鮮勅諭文武羣臣曰間因大理少卿弋謙所言過於矯激朕一時不懌羣臣迎合朕意交章奏其賣直請置諸法朕但免謙朝參自是以來言者遂少朕於謙一時不能含容方負愧咎爾羣臣亦各思以君子之道自勉勿以盡言爲戒庶幾君臣相與之

義令弋謙朝叅如故　命禮部以張玉朱能王真姚
廣孝配享文皇帝廟庭　上諭刑部尚書金純等自
自宫以求用者惟圖一身富貴而絶其祖宗父母古
人求忠臣於孝子彼於父母尚不顧豈有誠心事君
朕已決意不用此等人然其不孝之罪須懲治今後
有自宫者必不貸若加人宫刑者朕亦惡之盖宫刑
下死刑一等爾亦須嚴切禁止顧楊士竒等曰此事
須以詔書行之　三月　趙王高燧之國彰德　命
諸司在北京悉加行在二字復建北京行部及行後
軍都督府　改禮部左侍郎胡濙爲太子賓客兼南

京國子祭酒　夏四月　詔免山東及淮安徐州今
年夏稅秋糧之半停罷一切官買物料　賜皇太子
圖書　擢儒士吳訥爲監察御史　鄭府審理俞建
輒言伏讀御勅有曰爲國以得賢爲重事君以進賢
爲忠臣竊以進賢之路莫重於科舉近年賓興之士
率記誦虛文爲出身之階其實才十無二三蓋有未
嘗究心修己治人之道一旦掛名科目而使之臨政
往往束手無爲職事廢墮民受其殃自今各處鄉試
乞令有司先行審訪務選令博古行止端重者許令
入試比試則務選其文辭典雅議論切實者進之會

試尤加慎選庶幾士務實學而國家有得賢之益
上諭禮部曰所言當理其即行之又曰科舉之士須
南北兼收南人雖善文詞而北人厚重近累科所選
北人僅得什一非公天下之道自今科場取士南取
六分北取四分爾等其定議各布政司名數以聞
壬子　皇太子發北京　五月　上諭少師蹇義曰
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識治體者可任新進小
生遽受斯職未達政體而有可爲之權遇事風生以
喜怒爲威福以好惡爲是非甚者貪穢無藉賢人君
子正直不阿往往被其凌辱小人阿順從諛則相與

爲膠漆其於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畧不用心安在其爲耳目也爾吏部自今須愼選擢旣又嘆曰都御史十三道之表如都御史皆廉清公正各道御史雖間有不才亦當知畏憚今之不才者無畏憚矣爾其咨訪可任都御史者以聞　勑行在禮部行在翰林院修文皇帝實錄　庚辰上不豫召蹇義楊士奇黃淮楊榮至思善門命士奇寫勑遣中官海壽馳召皇太子　辛巳　上疾大漸遺詔天下傳位皇太子是日上崩于欽安殿宮中以皇太子未至未發喪沐浴襲奠飯含如禮　六月　辛丑　皇太子至自南京頒

遺詔於天下　庚戌　皇太子即皇帝位命文武百官免賀免宣表止行五拜三叩頭禮遂頒詔大赦天下　罷浙江布政司叅議王和表旻陝西按察僉事韓善爲民和等時皆坐贓罪遇赦行在吏部奏擬還職上曰士大夫當務廉耻古人不飲盜泉盖惡其名也三人者皆貪汚豈可復任方面悉罷爲民　河南新安知縣陶鎔奏縣在山谷土瘠民貧從來薄收去年尤甚今民食最艱採拾不給公私無措獨亟驛頗有儲糧欲申明待報而民命危在旦夕已先借糧一千七百二十八石給之俟秋成還官　上謂夏原吉

曰知縣所行良是朕聞近年有司不體人情苟有饑荒必須申報展轉勘實賑濟失時民多饑死陶鎔先給後聞能稱任使毋拘文法責其專擅　鎮守大同總兵鄭亨上去年屯田子粒數上諭夏原吉曰邊軍屯田可省轉輸之勞卿等宜遣人覈實所積果多當如例賞之　上御西角門諭兵部尚書李慶等曰比聞陝西官軍調來京師操備河南山西官軍調往陝西甘肅備禦交互往來甚是勞費凡事當順人情若令陝西官軍就彼備禦河南山西官軍來京操備豈不兩便非徒省費人亦樂從爾兵部宜速行之毋令

教於道路　廣寧中屯衛軍士馮述上言學校風化之原所以明人倫厚風俗今定遼金復海蓋五衛洪武中已建學設官而三萬瀋陽廣寧義州諸衛尚未建學若緣邊軍衛並立學校以教官軍子弟使知忠君親上愛親敬長則禮義興而風俗厚矣　秋七月

上大行皇帝尊諡曰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號仁宗　山東德平縣儒學訓導年富言天下儒學文廟以崇祀先聖先賢近年以來十哲及兩廡從祀先賢或置木牌或為塑像或封爵差訛或位次失序甚者闕而不置皆有司因循

所致乞依洪武中定例重加考校刊布內外永爲定規　上曰朝廷崇儒重道爲緊要事而有司不得人如此命禮部即考正頒示天下　順天府懷柔縣知縣邵原亨奏本縣山場舊禁樵採輸官薪炭措辦實難今自黃花鎮東至紅螺山去天壽山已遠乞弛禁以便民　上可其奏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等曰弛禁便民朕所不吝若採之無節恣意砍伐則材木易竭宜令以時取之仍禁傷其根本庶幾可常資用

南京地震　漢王高煦陳奏利國安民四事　上命有司施行仍復書謝之既而顧侍臣曰永樂中皇祖

嘗諭皇考及朕謂此叔有異心宜備之然皇考待之極厚如今日所言果出於誠則是舊心已革不可不順從也　巡按四川御史何文淵言太祖令天下州縣設立老人必選年高有德衆所信服者使勸民爲善鄉閭爭訟亦使理斷下有益於民事上有助於官司此誠良法比年所用多非其人或出自僕隸或規避差科縣官不問年德如何輒令充役使得憑藉官府肆虐閭閻或因民訟大肆貪饕或假公文橫加擾擾妄張威福顛倒是非或遇上司按臨巧進讒言易置賢否變亂白黑挾制官府比有犯者謹以按問如

律切慮天下州縣類有此等請加禁約上諭行在戶部曰必申明洪武舊制選年高有德者充之違者併有司皆寘諸法　閏七月　翰林學士楊溥等奏納弘文閣印各還原任　勅禮部纂修仁宗昭皇帝實錄　八月　行在工部奏內府供用紵絲紗羅計九千疋請下蘇杭等府織造　上曰供用之物雖不可缺然當念民力今百姓艱難可減半造又諭尚書吳中等曰昔魏徵告唐太宗每以恤民為言卿等其體此意　九月　奉仁宗柩葬獻陵　大理寺卿虞謙奏通州衛千戶趙璉侵用軍糧二十石應斬　上曰

五品軍官子孫世襲而以二十石糧養身何異剖腹而藏珠者免死發邊衛充軍立功無功乃坐原罪

冬十月丙寅朔日食　擢儒士楊翥爲行在翰林院檢討　復檀凱思州府通判凱爲通判九載當陞其民詣闕言凱廉介豈弟乞復其任吏部以聞　上歎曰貴州至北京甚遠民跋涉艱難求其復任必其撫字有道命吏部即遣還任予正五品俸以優之因顧侍臣曰爵禄所以勸士朕聞古人制禄之意有三曰優外官優小吏優故老優外官勉其治民無侵於下優小吏俾其廉潔優故老尊其宿德况州縣官之賢

者先朝恒加祿矣通判外官可不優之乎　都御史
劉觀王彰李素奏舉才能之士前應天府尹于濬等
十餘人　上曰卿大臣所舉必當昔孫抃言吾輔政
無功惟薦一二臺臣無愧卿等必能知此復諭之曰
古者除官則署舉主姓名貪穢則連坐今亦當循此
法　十一月　工部尚書吳中言製造御用朱紅戧
金龍鳳器用物料不足請買於民間　上曰漢文服
御帷帳無文繡史稱其恭儉愛民朕方慕之以儉約
率下所造服食器用當從朴素不須華靡所用物料
就庫藏中給用不必買於民　雙流縣知縣孔友諒

言六事一曰汰冗員二曰任風憲三曰重守令四曰慎科目五曰厚俸祿以養賢六曰薄征徭命行在禮部會議行之　總交阯布政司按察司事兵部尚書陳洽奏賊首黎利名雖求降實則擕二招聚逆黨日以滋蔓望勅總兵者早滅此賊以靖邊方　上覽奏勅榮昌伯陳智安平伯李安都督方政及交阯三司曰反賊黎利包藏禍心已非一日信庸人之言惟事招撫延今八年終不聽命養成猖獗之勢使忠臣無辜而罹害良民被毒而未厭其誰之過勅至陳智方政專督進兵務在協和成功不許緩機誤事若來春

捷報不至責有所歸　十二月　上罷朝御左順門
尚書蹇義等侍因論及漢光武保全功臣事義曰光
武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不用所以保全上曰功臣
固貴保全而人才不可廢置伊尹相湯伐桀爲商阿
衡閎夭散宜生之徒相武王伐紂未嘗不見用於當
時參陵平勃輔安漢室皆高帝之舊臣況天生賢才
以爲世用彼誠有公輔之器國家推誠心倚任之固
無不保全者矣以其爲功臣置而弗用亦過矣我朝
於將臣擇其德望才幹者分掌五府而軍國大政悉
决於朝廷彼得效用而大權出於上用人之道保全

之意亦可謂兼盡矣

宣宗章皇帝宣德元年春正月丙申朔　遣使齎勅命瓦剌賢義王子捏烈忽襲王爵　遣使祭故哈密忠順王免力帖木兒仍命其姪卜荅失理嗣封忠順王　上以漢王高煦遣人獻元宵燈復書報謝有言於上曰漢府所遣來者多是窺覘朝廷之事特以進獻為名上曰吾惟推誠以待之耳　二月　免邊衛軍士歲辦柴炭初都督府歲供柴炭役及邊軍至是陽武侯薛祿言宣府懷安永寧諸衛俱臨邊境將士當嚴守備又令採辦柴炭致多逋逃乞罷其役上諭

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曰邊衛軍士專務守備何得勞以他役柴雖山谷所有運送甚艱宜其有逃避者其即免之自今凡有差用軍民必須計議停當而行不可輕率　禮部進耕籍田儀注　上覽之謂侍臣曰先王制籍田以奉粢盛以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耜所貴有實心耳爲人君者誠念創業艱難愛恤蒼生使明德至治達於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待親耕矣農夫勤苦終歲猶不免於饑寒國家誠輕徭薄斂貴農重穀禁止游食則人咸樂於耕稼不待勸率矣不然三推五推何益於事侍臣對曰先王制禮有

本有文陛下之言及此宗社蒼生之福也　工部尚
書吳中奏造軍器熟鐵請於江南諸處收買道遠恐
不及期今擬發民往遵化鐵冶先運鐵二十萬斤備
用　上曰遵化既有鐵何用買於江南況鐵重滯遠
運尤更勞民今當農時而有此役官吏里胥逼迫民
必妨廢農功止取於遵化足矣　司苑局言上供蔬
菜當用蒭稭三千束蘆葦蒲五千束麻千斤例嘗順
天府取給　上曰內用蔬菜幾何而取於民如此可
三分減二顧謂侍臣曰大禹惡衣菲食惟恐奉養之
過勞民費財朕安可以園蔬重費百姓　三月　順

天府官引京城坊廂里老人等入見　上諭之曰京師五方之民雜居習尚不同朝廷供億百需以其便近多所責辦視外郡尤煩勞皆朕所悉今嗣承大統期與海內相安於無事矧京師乎爾爲民者胥相訓告勤務本業孝親敬長和睦隣里不事游惰不作淫巧不犯憲章則爲良民有司體朝廷之心視民如子恤其饑寒均其徵役撫綏良善詰治奸慝俾吾民樂生則爲良有司朝廷於爲善者賞之爲惡者罰之賞罰之典皆祖宗成憲朕不敢違時紀元之初政令維新京師之民拱聽聖諭莫不稱慶　交趾總兵陳智

方政討叛寇黎利敗績尚書陳洽以聞　上遣勅切
責　吏部言徵至稅戶人材多有言老疾欲循例令
子姪代者上曰古人言有恒產者有恒心今國家用
稅戶人材意亦如此其老疾聽以子姪代但須考驗
而後用之　夏四月　命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
印充總兵官都督馬瑛充參將往交阯征勦叛寇撫
安軍民仍命尚書陳洽參贊軍務　上視朝罷御文
華殿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侍　上曰　太祖皇
帝祖訓有云四方諸夷及南蠻小國限山隔海僻在
一隅得其地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令又云若有

自不忖量來擾我邊彼爲不祥彼不爲中國患而我興兵伐之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切記不可後因黎氏弒其國主毒害國人太宗皇帝不得已有弔伐之師初意但討平黎賊之後即求前王子孫立之蓋興滅繼絕之盛心也而前王子孫爲黎賊殺戮已盡乃徇土人之請建郡縣置官守非出太宗本心自是以來交阯無歲不用兵一方生靈遭殺已多中國之人亦疲於奔走甚矣皇考常念及之深爲惻然故即位之詔於彼特原非日遣將出師朕通夕不寧誠不忍生靈之無辜

也反覆思之只欲如洪武中及永樂初使自爲一國
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如何
義等皆未有對　上曰此固不背祖宗之心義原吉
對曰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今小醜作孽何
患不克若以二十年之勤勞一旦棄之豈不上損威
望願更思之上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云何對曰陛下
此心固天與祖宗之心交趾於唐虞三代皆在荒服
之外當時不有其地而堯舜禹湯文武不失爲聖君
漢唐以來交趾雖嘗爲郡縣叛服不常喪師費財不
可殫紀漢元帝時珠厓反發兵擊之連年不定有司

議罷珠厓郡前史稱之夫元帝中主猶能布仁行義如此况陛下父母天下何用與此豺豕輩校得失耶原吉曰容臣等四人更番思以對上曰但朕素志如此本不係用兵之如何明日士奇榮奏事畢上曰昨日所論交趾事朕意有在矣卿兩人意與朕同第未可以遽言耳　禮部尚書呂震卒震陜西臨潼人年二十中鄉舉下第爲太學生擢山東按察司試僉事入爲北行部主事靖難兵起震侍仁宗居守永樂初陞大理卿進刑部尚書改禮部震爲人罔上厲下略無顧忌久而朝廷益厭之特念效勞守城故不之棄

云　以胡濙爲行在禮部尚書　吏部尚書蹇義等
奏請選官　上諭之曰庶官賢否關國家之治亂掌
銓衡者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一事得人則一事理一
邑得人則一邑安推之庶政達之天下無二致也朕
嗣承祖宗大統維新治理以安民生選賢任能尤爲
切要古人取士於鄉以其道藝著聞有素後世以言
貌求其底緼蓋亦難矣况篤實之士率多恬退便辟
之才巧於進取非至公無以勝私非至明不能格物
嚴選舉以遏冗濫精考核以防矯僞毋俾小人貽患
於民斯其善矣古之大臣以賢事君國家膺福蒼生

受惠聲名流芳於來世卿等勉之　釋義勇衛軍門
羣兒等死罪初羣兒妻毛氏有淫行李宣者嘗以告
羣兒羣兒數箠擊毛欲殺之毛於是誣羣兒與宣等
九人強刼校尉陳貴家財御史悉論罪當斬貴被刼
之日宣等各有事他適實不爲盜擊登聞鼓訴冤給
事中李庸以聞　上曰平人豈可枉殺果以事他適
當有證驗命都察院辯之至是行勘他適有驗實不
爲盜上命釋羣兒等毛氏論死諭左都御史劉觀曰
昔隋煬帝令王士澄治盜但有疑似輒加考掠同日
斬決二千餘人其中六七人者盜發之日先禁他所

不勝楚毒亦自誣服有司明知不復執奏今非各人自陳豈不寃抑而死是爾等皆士澄也宜戒約諸道凡治獄必察實情此事若已論決朕必不汝貸矣

御製外戚事鑒及歷代臣鑒二書成須賜羣臣及外戚　戶部奏比者山東青州府言民艱食請借官糧賑濟而未見開報饑民多寡之數請覆勘然後給上曰民饑無食濟之當如拯溺救焚不可少緩若待覆勘而行豈不有餓死者宜遣人馳驛往山東令布政司與府官就便分給庶幾有濟　五月　諭三法司曰古者孟夏斷薄刑出輕繫仲夏拔重囚益其食所

以順時令重人命也我祖宗之時每遇隆寒盛暑必
命法司審録囚繫卿等皆先朝舊臣所聞知者朕體
祖宗之心敬慎刑獄冀不枉民命今天氣鬱炎不分
輕重而悉繫之非欽恤之道古人謂刑爲祥刑以其
用之至當足以召和氣福國家卿等當體此心即量
情罪輕重而區別之務存平恕毋致深刻　下詔赦
交趾有罪者　禮部奏錦衣衛總旗衛整女毋病篤
刲肝煮液飲之而愈宜旌表　上曰爲孝有道孔子
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剖腹割肝此豈是
孝若致殺身其罪尤大況　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

若旌表使愚人傚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不允　戊申午朝退　上語侍臣曰天氣向炎正農夫耕耘之時因誦聶夷中鋤禾日當午之詩且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農夫又曰朕八九歲讀書皇考臨視親舉筆寫是詩以示且問曰解否對曰稼穡艱難在此也皇考笑而頷之自是常教以農事銘於心不敢忘今宮車不復還矣言已淚下如注以纂脩實錄勅召金幼孜楊溥錢習禮陳敬宗陳循劉永清等時幼孜敬宗永清以憂去溥習禮循請告省親故也　復黃子威爲松江知府先是子威以親

喪去官大理卿胡槩巡撫至松江郡民千餘人言子威莅事公勤治民有方稅糧無虧訴訟不作願得其復任槩以聞　上謂吏部尚書蹇義等曰朕聞松江煩劇難治渠能得民心如此必是有才其從之又顧義等曰有才之人如又有德斯尤難得卿等亦聞其德行何若義對曰其才蓋屢聞之德行臣等不能盡知也　六月　定宗室將軍中尉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儀賓品級冠服儀式若其封爵婚禮則皇明祖訓已有成法凡世子及郡王納妃郡王嫡長襲封者當先上聞朝廷遣人行冊命之禮今後王國自儀

國將軍縣主以下婚禮但頒誥命冠服其儀仗粧奩諸物皆王府自辦　上御奉天門諭左都御史劉觀曰中外文武諸司文卷已遣御史照刷其內府諸衙門皆有錢糧出納近聞其弊甚多卽選能幹御史率監生於東華門外廡下取各監局文卷簿籍詳加磨勘有隱匿錢糧虛冒支給者悉以聞　秋七月　命六科給事中凡內官內使傳旨諸司皆須覆奏時中官奏旨傳之六科輒令徑行諸司　上聞之卽下法司治因諭給事中曰爾官近侍職在紀注凡朕一言一令或令內使傳出者爾當備錄覆奏再得旨而後

可行庶幾關防欺蔽不然必有詐偽者爾等自今恪謹乃職不許依阿隨附　溧陽縣民史英父子恃富暴橫毆殺鄉人乃賄有司誣為刧盜又執其家屬禁錮之大理寺卿胡槩廉察得實械送英父子并受賄者二十餘人至京　上命都察院鞫之曰殺人必死不可宥但二十餘人中或有無辜者宜推究情實庶不枉濫御史鞫之皆伏罪應死至大理寺審覆亦無異詞遂引奏上召至前親問之當英父子死餘罰輸作以無罪釋者七人　大理寺卿胡槩奏臣巡撫浙江蘇州海寧諸衛所各言糧運不繼軍餉不足臣欲

待奏報則恐後時已令嘉興等府以近收犯人贓罰
糧米支給四萬二千餘石贍軍　上謂夏原吉曰榮
能權宜所行良是勿復以專擅議之　八月　漢王
高煦又遣親信人枚青等入京約舊功臣爲内應青
至英國公張輔所輔暮夜縶之以聞　上親問之悉
得其實遣中官侯泰齎書與高煦言所護衛餘丁枚
青來言叔有督過朝廷之舉予誠不信然慮是小人
離間不可不告　高煦遣百戶陳剛齎奏言　仁宗
皇帝不當違洪武永樂舊制與文臣誥勅封贈謂上
不當修理南巡席殿斥二三大臣爲奸臣而指夏原

吉爲首並索誅之　上覽之曰高煦之不臣天地祖
宗實監臨之出其奏及書示羣臣命行在兵部榜示
中外　上將親征高煦命蹇義楊士奇夏原吉楊榮
楊溥吳中胡濙張本顧佐協同扈從　辛未以高煦
之罪告天地宗廟社稷百神遂親征　是日車駕發
京師率大營五軍將士以行　東南天鳴聲如萬鼓
上遣書諭高煦曰人言王反朕初不信及得王奏
知王志在禍生靈危宗社朕與師問罪非得已也王
太宗皇帝之子　仁宗皇帝之弟朕嗣位以來事以
叔父禮不少虧何爲而反耶朕惟張敖失國本之貫

高淮南受誅成於伍被自古小人事藩國率因之以自圖富貴而陷其主於不義及事不成則反噬主以圖苟免若此者多矣今朕師已壓境王能悔禍禽所倡謀者來獻朕與王削除前過恩禮始終善之善者也王如執迷或出兵拒敵或嬰城固守圖僥倖於萬一當率大軍乘之即成禽矣又或麾下以王爲奇貨執以來獻王以何面目見朕朕雖欲保全不可得也王之轉禍爲福一反掌間耳其審圖之　辛巳昧爽至樂安駐蹕城北　上念矢石之下禍及無辜乃遣諭高煦云今山東都布按三司及衞所府州縣官幷軍

護衛軍校餘丁民人奏爾反逆朕皆未信及覽陳剛
齎至本上誣先帝遂及朕躬爾罪著矣朕以祖宗付
畀之重天下生民大計親率問罪之師已至城下爾
不來朝亦不遣護衛王府官出見是負固不服今以
誠心待爾爾能戰則戰不能則詣軍門面陳爾情朕
得保全始終如怙終不受命城破之日悔罔及矣午
復遣勑諭之曰前勑諭爾備矣朕言不再爾其審圖
之又以勑繫矢射城中諭逆黨以禍福於是城中人
多欲執高煦來獻者高煦狼狽失據密遣人詣行幄
陳奏願寬假今夕與妻子別明旦躬赴軍門歸罪上

許之是夜高煦盡取積歲所造兵器與凡謀議交通文書燬之城中通夕火光燭天　壬午駐蹕樂安城南　高煦將出叛黨王斌等固止之曰寧一戰以死不可爲人擒也高煦紿斌等復入宮遂潛從間道出爲官軍所執以獻文武羣臣列奏其罪請正典刑上曰彼固不義祖訓待親藩自有成法羣臣復言春秋之法大義滅親上却之但命以羣臣劾章示之高煦既言臣罪萬死惟生殺在皇上遂令高煦爲書召諸子同歸京師　乙酉班師　庚寅駐蹕獻縣之單橋戶部尚書陳山迎駕山言漢趙二王實同心宜乘

今席捲之勢移兵彰德襲執趙王國家可永無虞矣
上召楊榮蹇義夏原吉楊士奇謀之義原吉亦以爲
可上令士奇草勅士奇執不從遂促還京 九月辛
卯朔 甲午駐蹕新城縣北 丙申車駕至京師
上御奉天門高煦父子家屬皆至京師行在刑部都
察院大理寺暨文武廷臣劾奏高煦謀危宗社大逆
不道宜正國典以爲亂臣賊子之戒上曰國家待宗
藩具有祖訓朕不敢違命行在工部築館室於西安
門內處高煦夫婦男女其飲食衣服之奉悉仍舊無
改 上出御製東征記以示羣臣凢書高煦之罪及

朝廷不得已發兵之故盡詳備云　冬十月　復李
時勉行在翰林侍讀　十一月　總兵官王通等進
兵擊交趾賊分道而出叅將馬瑛至清威遇賊戰大
敗之至石室縣與通兵會俱至應平縣駐師寧橋諸
將言其地險隘且結營以觀賊勢未可輕進通不從
麾衆度橋路皆泥淖人馬匍匐賊伏起官軍遂敗尚
書陳洽死之　十二月　交趾布按二司奏交趾人
民爲黎賊迫脅從逆者多尚書黃福舊在交趾多歷
年歲廣務民隱無不周知比召回朝民心思慕甚於
父母乞令本官復至以慰民望遂召福於南京命即

馳赴闕議之　行在兵部尚書張本言國家馬匹蕃息北京軍民牧養艱難宜分養於大名府及山東河南諸郡請遣官同太僕寺官審覈軍民丁力及土地之宜然後分給從之　以黄福掌交趾布按二司事

楊士奇薦行人王翺為山東道御史

憲章錄卷第二十

憲章録卷第二十一

宣德二年丁未

二年春正月庚寅朔　上命行在戶部申明屯田之法因謂侍臣曰今海內無事軍士量留守備餘悉屯種所收足以給衣食則國家可省養兵之費且軍士平日不習勞苦遇有征調畏懼艱難即思逃避使之屯種服勞農隙習武亦無驕惰之患我皇祖臨御深用意於此勸懲考較皆有成法所以食足兵強朕以為立法固善尤在任用得人其令兵部移文所司選老成軍官提督屯田仍命風憲官以時巡察　上御

文華殿召楊士奇楊榮諭之曰前者相與論交阯事蹇義夏原吉拘牽常見昔徵舒弒陳靈公楚子討之殺徵舒既縣陳申叔時以爲不可楚子即復封陳古人之服義如此太宗初得黎賊定交阯即欲爲陳氏立後當時下人不能順承朕今欲成先志使中國之人皆安於無事今卿等爲朕再思果以爲何如士奇榮對曰此盛德事惟陛下斷自聖心古之荒服朝貢各以時商高宗伐荆楚既克之亦使復其朝貢之常而已陛下興滅繼絕使訪求陳氏子孫復立俾脩職貢華夷之人皆安生樂業唐虞三代之聖不過如此

上曰朕志已定無復疑者但干戈之際使令訪求恐未暇及俟稍寧靜當令黄福專意求之未晚也　上諭尚書張本等曰近來清理軍伍凡一戶有充二三處軍而丁力消耗者皆許歸併若不歸併民間勾擾不已官府亦自煩勞今各處清理軍伍皆是廷臣朕所信任者正當明白為之開豁豈可畏避不理致其紛紛勞朕聽覧君臣之間誠心相與但須務實勿用自嫌何況已有定例卿宜以朕意移文諭之　二月

趙王高燧奏辭護衛官校歸之朝廷初戶書陳山齎勅趙王之討不從既而戶部主事李儀等上奏比

山議更切　上問楊士奇曰言者論趙王日益多柰何士奇請遣駙馬廣平侯袁容齎璽書往開諭之上從其請趙王喜即獻護衛官校且上表謝而言者頓息自是上待趙王日益親厚而薄陳山踈數月召士奇至南齋宮諭之曰吾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自今有事當悉忠謀勿以見忤爲嫌　上御左順門吏部尚書蹇義等侍上謂義曰昨日卿奏山西臨晉縣學生員年纔十三入學五閱月御史考發充吏朕再思之人非上智安能五月有成且未成童豈堪吏役朝廷命官考績黜陟亦待九年何況童蒙初學

此不近人情甚矣可發此生還學仍移文戒飭御史如再任意妄行必黜罰之　交阯賊黎利攻交阯城王通等出兵與戰敗之諸將言於通曰宜乘勢亟擊通猶豫不決賊集衆復掠　戶部尚書古朴卒朴河南陳州人洪武中以舉人除工部主事歷陞戶書平生不事生產操勵清苦几案間唯有自警編一帙卒之日無一錢尺帛遺子孫　遣順天府官祭宋丞相文天祥　巡按四川御史裴俊奏比來奸人黠吏多緣已私訐告他人小事不經本管官司輒造誣詞實封聞奏及發追問十常九虛不惟煩瀆聖聽抑且枉

害良民乞勑法司禁約凡軍民詞訟必須自下而上若官吏貪贓壞法許赴巡按御史按察司陳告果有便於軍民及機密重事者方許具本實封違者乞以犯人於三法司及府衛門外枷項示衆庶使奸頑悛革良善獲安從之　三月　上御奉天殿策試舉人上既發策退御左順門謂翰林儒臣曰國家取士科目爲先所貴得眞才以資任用古人取士於鄉其行藝素有定論至朝廷復辨其官才所以得人爲盛後世惟考其文學欲盡得眞才難矣然文章論議本乎學識有實學者其言多剴切無實見者其言多浮靡

唐虞取士亦嘗敷奏以言况士習視朝廷所尚朝廷
尚典實則士習日趨于厚朝廷尚浮華則士習日趨
于薄此在朝廷激勵成就之有道也爾等其精擇之
朕將親覽焉　命行在刑部侍郎樊敬往廣西副都
御史胡廙往廣東李素往湖廣總督運糧往交阯給
軍　勑調武昌護衛成都護衛南京原下西洋精銳
官軍中都留守司湖廣浙江河南山東廣東福建江
西雲南四川都司并福建四川行都司官軍三萬三
千人從安遠侯柳升黔國公沐晟等征交阯　上親
閱舉人所對策賜進士一百一人　晉王濟熿以其

府中軍校數有赴京告其陰事者益不自安遂奏辭爵　上復書慰之　免湖廣運征南軍餉先是夏原吉奏遣副都御史李素往湖廣督運糧餉赴廣西給征南軍士至是　上謂原吉曰朕非思之湖廣去年旱百姓貧窘征南軍餉止令廣東廣西附近有司於見有倉儲給之　福建按察使奏平海衛指揮同知卜祥指揮僉事朱銘受軍士賄賂縱令閑逸脫漏行伍　上諭行在都察院曰朝廷養軍甚為彼利朕聞皇祖言殘元時管軍頭目貪財好貨放廢軍伍遂至大壞此不可不戒令罪之　上御文華殿翰林儒臣

講孟子離婁章　上曰伯夷太公皆處海濵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扣馬而諫所見何以不同對曰太公以救民爲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爲重上曰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爲天下生民計也　夏四月　交趾黎利以賊八萬餘攻昌江城守城都指揮李任與指揮顧福等竭力與鬬與指揮劉順知府劉子輔等俱自縊死城中軍校及不支皆自刎死中官馮智大哭北向再拜誓不從賊男女同時死者無數賊縱火焚民居刼掠一空　交趾總兵王通等以賊攻圍益急斂兵不出賊致書請

和通自寧橋之敗氣大沮喪雖獲城下一勝而志不固遂許清化等州之地與賊意以柳升之師雖出未能猝至且道路多梗黎利旣求和不如徇其所請諸將校或以爲善或默無語或雖不然通言而未有面沮之者獨按察使楊特習曰奉命討賊乃與賊和棄地旋師何以逃罪通厲聲叱之曰非常之事惟非常之人能之汝何所知自是人無復敢言遂遣人同利所遣人進表及方物　五月　庚子右春坊右諭德林誌卒誌福州人鄉會試皆第一廷試一甲第二授編脩歷諭德居官十有五年恭勤恬靜若與世無涉

者卒年五十　簡用罷黜廢官　六月　雲南都司奏新興等場煎辦銀課其礦夫初以大理等衛軍士充之後取征交趾又於各衛撥補緣極邊之地屯守爲急命罷之　秋七月　改翰林侍講陳敬宗爲國子司業　命陝西三司及軍衛有司罪囚納米贖罪時行在戶部奏陝西岷州河州洮州臨洮各衛糧餉皆西安等府秋糧供給邇來歲歉民貧多致逋負倉無儲峙欲將陝西三司及諸軍衛有司罪囚除眞犯死罪依律收贖從之　上御左順門諭禮書胡濙曰昔皇考在位禁止自宮之人謂其毀傷父母遺體最

是不孝凡有此等皆發充軍朕遵承先志亦嘗援例
發遣比者小人復犯孔子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卿宜出榜徧諭天下使之遵守　八月　行在户部
以宣德三年隨駕御馬監飼象馬牛羊草太常光禄
飼牲草分派南北直隷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諸府
州於今年地畝穀草内徵納　上曰古者納緫納銍
皆量地之遠近慮勞民也宜從減省毋困民力　上
御便殿問侍臣曰聞朝廷下寛恤之令或爲有司沮
格者誠有之乎侍臣對曰亦間有之上曰治天下以
信爲本朕每出一詔令必預度可行可守而後發不

然徒失信於民豈爲君之道爲臣輔君理民以信義爲要君欲施仁而臣沮格於下不忠孰大焉侍臣對曰此實政事之臣負陛下唯陛下明斷耳　九月安遠侯柳升等師至交趾隘留關黎利及諸大小頭目具書遣人詣軍門乞罷兵息民立陳氏後主其地升等受書不啓封遣人奏聞時賊於官軍所經處悉列柵拒守官軍連破之直抵鎭夷關如入無人之境升勇而寡謀不嚴戒備前至倒馬坡獨與百數十騎先馳度橋既度而橋遽壞後隊阻不得進賊伏兵四起升中鏢死從升者皆陷沒副總兵梁銘參贊尚書

李慶皆死崔聚率官軍進至昌江遇賊奮力死戰賊驅象以助勢官軍遂亂聚爲賊所獲賊大呼降者不殺官軍或死或奔散竟無降者郎中史安主事陳鏞李宗昉等皆死惟主事潘原大脫歸　有浙江按察使林碩命復任時中官裴可力督事浙江有湯千戶者以賄結之裴惟湯之言是信湯因勢漁獵百姓驅迫郡縣無不承順碩時初至振舉憲法旌別善惡湯懼不容讒碩於裴裴亦懼碩遂誣奏碩誹謗沮格詔旨　上遣人逮碩至親問之曰爾勿怖但盡實對碩叩頭言臣往年爲御史嘗巡按浙江小人多不便臣

今陞按察使至浙未久中官在彼者亦無乖迕唯左
右小人舊不便臣者設謀造詐欲去臣以自便耳臣
感陛下超陞恐不能報敢有誹謗上曰朕固未信逮
汝面問今既明白汝即馳驛復任朕推誠心以待臣
下汝無他慮遂降勅切責裴可力謂歸必罪之不貸
也碩初被逮衆皆危之既見遽釋之中外頌聖德云
上御左順門與侍臣論理兵經國之道上曰朕昨
觀宋太祖承五代分裂之餘平湖南平蜀平江南俘
嶺南劉鋹太宗并有吳越親征太原降劉繼元當時
兵力足以混一而幽薊之地終不復歸中國何也侍

臣對曰自石晉以關南諸郡賂契丹飛狐以東重關複嶺爲胡虜所有幽薊之南平壤千里華漢共之用兵不易也上曰禦狄之道守備爲先彼得其險已非我利況當時契丹强盛無可乘之機乎然使宋之子孫謹守憲章練兵以備之恒如開寶淳化之時亦足以保其成業何熙寧至宣和小人用事國多弊政遂至金虜之禍高宗南渡并中原而棄之國勢陵夷有其漸矣　冬十月　上御文華殿翰林儒臣進講易觀大象畢　上曰古者帝王有巡狩之禮後世何以不行講官對曰古之君臣上下往來以通禮意至秦

尊君抑臣斯禮遂廢上曰亦時勢不同也舜時五載
一巡狩觀虞書所載二月至東嶽五月至南嶽八月
至西嶽十一月至北嶽一年遍天下五年又巡以後
世觀之人君一出千乘萬騎百姓供億不亦難乎成
周十二年一巡已與虞時不同矣况後世乎亨以爲
治貴有實効巡狩之禮考制度觀民風明黜陟此其
大節也誠能體古帝王之心選任賢良撫養百姓崇
德報功畢協至公不患制度不一民風不振若以後
世侍衛之衆征求之廣欲行時巡之禮難矣　勅工
部尚書黄福交趾布政使阮勛曰爾福爾勛皆先朝

老成今交阯未靖發兵征討特令卿二人參總機務其同心協力早成平定之功用安一方之衆事有當陳奏者密封以聞 行在鴻臚寺奏進黎利等與總兵官柳升等書其書曰昔當 太祖皇帝龍飛之初我安南前王先諸國以入貢特蒙褒奬錫以王章世守封疆朝貢罔缺自黎季犛作孽覆我宗祧上欺朝廷下重民苦 太宗皇帝興師弔伐一舉平之詔求陳氏子孫以繼陳祀是時陳氏之族遭罹季犛之毒皆奔竄遠徙一時無從訪求今陳氏遺嗣有曰暠者竄身老撾盖二十年本國之人不忘陳氏先王之澤

已求暠於覊寓之次欲得暠繼宗祀是以利等輒布
狂言冐聞制闕伏干上奏倘蒙天恩得循太宗皇帝
繼絶之明詔使陳氏旣滅而復續非獨暠蒙天地大
恩實一國之人蒙載天恩於無窮也　總兵官王通
遣指揮聞忠同黎利所遣人奉表及方物至表曰安
南國先臣陳日煃三世嫡孫臣陳暠惶恐頓首上言
曩被賊臣黎季犛父子簒國殺戮臣族殆盡臣暠奔
竄老撾以延殘息今二十年近者國人聞臣尚存逼
臣還國衆與臣云天兵初平黎賊即有詔旨訪求先
王子孫而立之一時訪求未得乃建郡縣今皆欲臣

陳情請命臣仰待天地生成大恩謹奉表上請 上
覽之以示文武羣臣且諭之曰昔 太祖皇帝初定
天下安南最先朝貢及賊臣篡弑其主 太宗皇帝
發兵誅之固求陳氏之後立之求之不得乃郡縣
地我皇考每念陳氏無後形諸慨嘆數年以來一方
不靖屢勤我師朕豈樂於用兵哉今既陳氏有後矣
與之便乎抑不與便乎羣臣皆曰陛下之心祖宗之
心也且偃兵息民上合天心與之便上曰論者不達
止戈為武之義必謂與之不武但得民安朕亦奚恤
人言其與之 十一月 命行在禮部侍郎李琦工

部侍郎羅汝敬爲正使通政王驥鴻臚卿徐永達爲
副使齎詔撫諭安南冊封朝貢仍遵洪武舊制總兵
官王通等卽率兵各回原衛所交阯都布按三司衛
所府州縣文武官吏旗軍人等各帶家屬回還鎭守
公差內官內使皆悉回京　己未皇長嗣生　司禮
監太監侯泰下獄初山東官吏軍民奏高煦反上命
泰齎書諭之且察其所爲泰還力言高煦無反狀泰
後奉命於直隷選附馬擅作威福杖義勇前衛經歷
董純至死上因記憶前事諭都御史劉觀曰瀑嘗力
言高煦不反幾誤大事者今所犯更不可貸遂下獄

掌交趾布政司事黄福還初榔升既歿福奔回至支
稜関為黎利守関者所獲福即欲自殺守關者力止
之皆羅拜曰公交民父母也交民今延頸望父母公
可自殺邪利聞之曰朝廷遣官治交趾使人人如黄
尚書民皆得安兵不復興矣遣人馳往守護待以厚
禮曰奉送公還朝遂遣頭目阮孚禮送出境〇十二
月　禮部奏永樂十六年　太宗皇帝定制凡願出
家為僧道者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
二十人額外不許濫收候五年後考試如果精通經
典給與度牒今天下僧道行童赴京請給度牒者多

係額外濫收且不通經典者多請如例悉遣歸若係
額內之數亦待五年考試給與從之　交阯三司文
武官員旗軍吏典承差人等及家屬還者八萬六千
六百四十人然亦有黎利閉留而不遣者　陞王驥
爲行在兵部右侍郎坐事縛下獄尋復任陞尚書

憲章錄卷之二十一畢

憲章錄卷第二十二

宣德三年戊申

三年春正月甲申朔　以哈密忠順王卜荅失里尚幼遣使立故忠義王免力帖木兒之子脫歡帖木兒嗣爲忠義王俾嗣忠順王綏撫部屬　兵部奏請選授武官　上曰是皆因其父祖有功故錄用之比年以來軍官子弟安于豢養浮蕩成風試其武藝百無一能用之管軍束手無措惟事掊尅祖宗時置武學教以武經七書且俾習騎射當襲職之時嚴加比試可乃授賞罰之典載在典章爾其申明之務求實

效其中果有奇才異能者宜甄別之毋俾沉屈○二
月　詔冊立皇太子　上御文華殿謂侍臣曰朕觀
先王治民有本有末制田里以給衣食設學校以明
教化不幸而有頑慝者然後刑之蓋非得已不然則
無以安良善然觀肉刑則過於慘侍臣曰古人用肉
刑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至漢文帝除之自是人輕
冒法　上曰古人教民之道周備故犯法者少後世
教民之道不至故犯法者多未必係于肉刑之存否
舜法有流宥金贖而四凶之罪止於流放竄殛可見
當時被肉刑者必皆重罪況漢承秦敝挾書有律若

槩用肉刑傷殘者多矣以不教之民而遽斷其支體刻其肌膚亦所不忍隋唐以後以笞杖徒流死爲五刑亦良法也又曰文帝除肉刑唐太宗覩明堂鍼灸圖禁鞭背皆後世仁政文帝培植漢之國脉太宗肇啟唐祚享國長久有以哉　御製帝訓及官箴二書成○三月　命駙馬都尉朱英大學士楊榮爲正副使持節冊貴妃孫氏爲皇后皇后胡氏因疾久弗豫請辭位就閒○夏四月　吏部尚書蹇義等奏比者伏蒙聖諭戒飭臣等有曰官不必備貴在得人今事不加多而額外添註苟祿偷安是皆臣等之過近年

以來內外各衙門官因營造催辦夫匠收運糧儲整理農務採取木植在內添設郎中主事在外布按府州縣添設參政參議副使同知縣丞等官今擬在外除馬政農務外其餘依舊制裁減在京從堂上官量事繁簡斟酌去留不許冗濫其在內府各監庫郎中員外郎主事俱宜裁革從之　永平及山西民張簡等自虜中逸歸　上謂戶部曰此皆身陷虜中數年艱苦多矣今獲來歸可憫也其令充御馬監勇士給衣糧以優之仍免其原籍之家差役著為令○閏四月　寧王惟奏乞賜南昌府附近灌城一鄉田土俾

衆子耕種爲自給之計　上諭戸部臣曰古人云王者當食租衣稅今有歳祿足矣一鄉之田民所衣食不當奪以自養宜遣人往勘待報處置。五月　巡撫蘇松等處大理卿胡槩奏浙江嘉湖杭三府人民蕃多稅糧浩大府縣有治農官理辦稅糧宜增布政司官一員以總之庶農務以時糧稅不欠　上謂吏部臣曰稅糧自是常賦國初以來徵歛輸送已有定制朕方裁抑冗濫豈得復設古語省事不如省官所奏不允　按官不備唯其人胡槩之言適以擾民大哉王言其爲民造福多矣　贈祭交阯死節諸臣

汝南王有勳新安王有熹有罪俱免爲庶人　上出酒諭示百官時郎官御史以酗酒相繼敗故作酒諭

按此與周書酒誥相表裏內外臣工誠所當愼守而服膺者也　六月　上召楊榮楊士奇謂曰祖宗時朝臣無貪者今之貪者孰爲甚榮以都御史劉觀對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寮憲長如此則諸寮皆效之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又問廷臣中誰可掌憲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榮曰佐嘗爲京兆尹政清弊革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彼劉觀者有成何人哉　工部尚書吳中下獄先是中私以官木磚瓦

遣太監楊慶作私第甚弘壯　上登皇城樓遥望見之問左右得其實遂下中獄　上閲皇明祖訓終卷顧謂侍臣曰自古創業難守成不易我　太祖皇帝起布衣平僭亂奄有中夏萬幾之暇製祖訓一編示法子孫歷六年始克成書後世子孫但謹守先訓豈有過舉侍臣對曰誠如聖諭以今日言之躬蹈當自陛下始　上曰然亦頼卿等匡輔若一言一行或背祖訓卿等須直言之書云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亦古昔賢臣以之告其君者也卿等勉之　秋七月命治劉觀罪　以通政使顧佐爲右都御史　寧

王權遣人進扇且奏求鐵笛 上命工製鐵笛與之
謂左右曰古人謂笛者滌也所以滌邪穢納之於正
寧王之意其在此乎鐵笛雖無當新製與之 青州
府民劉中等奏永樂中因歲歉流徙至北京棗強縣
凡二百餘戶居二十年已成家業今有司追還山東
乞就附籍棗強 上謂夏原吉曰彼此皆吾土但得
民安即已唐宇文融檢括流民過期不首者謫邊州
縣容亂者抵罪州縣承風勞擾百姓愈懈逃竄益多
爾其申飭有司以此爲戒 八月 上御武英殿問
侍臣歷代戶口盛衰侍臣對曰禹平水土民奠厥居

至桀而耗之湯始受命視禹時不及及紂渥虐武王得天下之初視湯時又不及成康致治遂多於禹追春秋戰國以至嬴秦所耗尤多漢高至文景民庶大增武帝征伐不息十數年間天下之衆亦裁其半昭帝罷戰務農至成帝初戶口極盛東漢承王莽之後率土之民十纔二三明章之後天下無事人口滋殖三國六朝疆宇分裂所存無幾隋文節儉大業之初戶口極盛煬帝荒淫役人以百萬計丁男不足役及婦人由是天下之人聚而爲盜唐貞觀以後及於永徽戶口日增至開元極盛安史之亂遂大耗矣宋承

五季之後自太祖至神宗戶口日盛高宗南渡中原板蕩所存者東南之民此歷代戶口之大槩也 上曰戶口之盛衰足以見國家之治忽其盛也本於休養生息其衰也必有土木兵戈觀漢武承文景之餘煬帝繼隋文之後開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亂豈非恃其富庶而不知儆戒乎漢武末年乃知悔過煬帝遂以亡國玄宗至於播遷皆足為世大戒 壬午皇子祁玉生上之第二子也 癸未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致仕向寶卒寶字克忠江西進賢人洪武乙丑進士歷仕四十餘年卒之日家具蕭然 顧佐奏監

察御史嚴愷等三十二人俱宜黜降　上命貪濫不律者發遼東各衛充吏不達政體者降典史老疾者罷爲民　顧佐奏監察御史多缺訪舉進士鄧棨等十四人監生程富等十一人聽選教官方端等二十人志操端謹堪任御史　上曰風憲固當用端謹者亦須有才猷方稱未可遽授此職俱令於各道歷政三月爾察其言考其賢否第爲等朕將選擇任之

革北京行後軍都督府及行部永樂初建及還都北京已置五府六部而行都督府行部猶存至是革之

上御奉天門召公侯伯五軍都督府諭之曰胡廣

每歲秋高馬肥必擾邊比來邊備不嚴何似東北諸關隘皆在畿內今農務將畢朕將親歷諸關警飭兵備卿等整齊士馬以俟　命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王驥施禮吳忠袁宴和楊溥姚文直王文貴等各率其職扈從　勑駙馬都尉袁容隆平侯張信尚書張本張瑛郭敦右都御史顧佐等居守　丁未車駕發京師度潞河駐蹕虹橋召諸將諭曰朕深居九重豈不自樂但朝夕思念保民故為此行今日渡河道路所經皆水潦之後秋田無穫朕念民艱憫焉於心爾將士敢有一毫侵擾民者必殺不赦遂命錦

衣衛遣官廵察　九月庚戌朔　車駕入薊州境内

上覽郊原平遠山川明秀田疇刈穫之後頗有遺秉

滯穗　上甚喜歎曰使他處皆若此朕何憂焉駐蹕

薊州西之五里文武官吏耆老朝見上進其州官諭

之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爲政民有樂不可支之

歌流聞至今古今人材性不相遠爾曹勉之又進其

耆老諭曰今歲斯郡獨豐稔無他虞善訓爾子孫務

禮義廉耻之行毋安於温飽而自棄也衆叩首而退

辛亥車駕至石門驛喜峯口守將遣人馳奏兀良

哈之寇萬衆侵邊已入大寧經會州將及寬河　上

覽奏曰是天遣此寇投死耳遂駐蹕石門之東召[illegible]諸將諸將咸請擊之亦有請益徵兵者上曰韃虜無能爲但謂吾邊無備故敢來若知朕在此當驚駭走矣今惟擒之勿縱迨然此出喜峯口路隘且險單騎可行若候諸將並進恐緩事機朕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其不意擒之必矣或言三千未必足用上曰兵在精與和不在多三千精兵足辦擒賊諸軍可後進遂決策親征　乙卯車駕出喜峯口夜軍士皆銜枚斂甲韜戈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距虜營二十里虜望我軍以爲戍邊之兵即悉衆來戰　上命分鐵騎爲

兩翼夾擊之上親射其前鋒三人殪之兩翼飛矢如雨虜不能勝繼而神機鈗壘發虜人馬死者大半餘悉潰走上以數百騎直前虜望見黃龍旗知上親在也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　丙辰斬其酋渠駐蹕寛河分命諸將搜山谷擣虜穴忠勇王金忠及其甥都督把台奏請自效　上從之有密言於上曰虜其類也往則不復矣上曰去留亦任所欲耳朕爲天下顧獨少此二人耶果如其志欲去雖朝夕置於左右亦終去寧能久縶之耶曰如不欲沮其行則遣一人足矣上曰朕以誠心待之遣即俱遣留一人乃使

之蓄疑矣朕待此二人甚厚大馬識豢養之恩况天
乎彼當有以見報遂遣之　戊午駐蹕會州以重陽
節賜扈從文武官宴并饗將士　上既斬獲虜寇仍
遣將士捕其潰散之黨至是有俘獲還者上喜大饗
又親製詩歌慰勞之　總兵官譚廣奏和寧王阿魯
台遣使來朝貢馬已至宣府命中官王貴馳往宣府
勞之　忠勇王金忠獲虜寇數十人馬百餘牛羊數
百至　上喜命中官賜之内厨酒饌而飲以金爵併
爵賜之都督把台獲虜生口及馬牛羊繼至賜亦如
之　上初命諸將索虜巢穴約畢至則班師至是召

文武大臣諭曰諸將至者今巳六七孟冬廟享之期不遠應早旋師羣臣有言諸將未至者宜少俟之廟享之期如迫請勅一親王代行禮上曰事祖宗與待將士孰重孔子言吾不與祭如不祭有如諸將更五日未至亦可俟耶今朕留將士二萬於此以俟未至者必以明日班師遂命都督任禮太監楊慶等率官軍二萬留俟諸將畢至則歸　甲子詔班師　車駕發鐵將軍店　乙丑駐蹕偏嶺　丙寅車駕入喜峯關駐蹕關內　庚午駐蹕三河縣在京諸王及文武衙門各遣官進平胡表至　壬申駐蹕齊化門　癸

酉車駕至京師謁告太廟朝太皇太后置酒上壽 冬十月 上謂羣臣曰古者師保之職論道經邦寅亮燮理不煩以有司之政令蹇義楊士奇夏原吉楊榮皆先帝簡畀以遺朕者而年俱高今兼有司之務非所以禮之於是賜勅諭義士奇原吉榮可輟所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寧邦家職名俸禄悉如舊卿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朕眷注老成之意 詔蠲免江西德興鉛山銅場 翰林儒臣進講春秋竟 上曰聖人匡世之功憂世之心備見此書當時先王禮樂法度日隳廢亂臣賊子接跡而

起有此書而後天下皆知尊周又曰孔子作此書以尊周爲本孟子乃以王天下勸齊梁之君何也侍臣對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孟子之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矣上曰聖賢之心無非爲天下生民之計孟子時不有王者興何以解生民之塗炭遂賜講官坐命左右賜果茗　戊戌大雪上喜謂侍臣曰今年四月多言水旱生民艱食朕恒爲憂惟荷天地垂祐雨暘及時庶豐稔可望今冬初即見雪其來歲有秋之兆乎然欲昭格天心朕當日加警惕因賦雪詩以示不忘　逮都御史劉觀至命左

右以監察御史彈章示之觀自陳歷事太祖太宗仁宗累官至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二俸並支皇上嗣登寶位常加賜賚臣日夜孜孜思圖補報今右都御史顧佐搜求臣罪主令各道御史糾劾又逼書吏安中妄指臣受贓等罪伏望皇上憐憫察情明辯庶無寃枉　上曰臣下容察觀罪者非一人朕以其舊臣未忍罪之今尚欲文過耶遂出臣下容察示觀蓋言其前後鬻獄得白金千餘兩觀不能隱皆引伏法司議觀所犯皆枉法於律應斬命下錦衣衛獄　卜一月　十二月　定儀賓班次先是寧王權言慶賀行

禮進表箋三司官員皆以品秩序列獨儀賓未有定制

上命禮部定考其儀至是尚書胡濙奏洪武禮制郡

主儀賓秩從二品縣主儀賓秩從三品郡君儀賓從

四品縣君儀賓從五品鄉君儀賓從六品若遇行禮

宜序於同等官員之左　上曰禮不踰等儀賓雖親

當守定分此為定制其須行遵守

憲章録卷第二十二